

刘慈欣与《三体》

中国智慧术，宇宙政治学

文本刊特约撰稿 陈均



作家刘慈欣

2015年8月23日，世界科幻大会宣布的第73届雨果奖，再一次使刘慈欣和《三体》成为中国媒体谈论的热点。一则是雨果奖不论大小或含金量，总归是中国的一小步（刘慈欣是第一个获此奖的亚洲作家）。一向以欧美为主流的科幻舞台，也出现了中国作家的身影。在这一意义上，雨果奖虽比不上诺贝尔奖，但无疑也给中国文化走向世界推开了一扇意外之门。

■《三体》带给中国文化新的想象力

刘慈欣是谁？“磁铁”们（刘慈欣的粉丝）自然是如数家珍，通常的科幻小说读者也并不陌生，因为《三体》三部曲成为人们心目中的新科幻经典已有好些年了。刘慈欣之于新科幻文学，可以比拟成金庸之于新武侠小说。但与金庸曾掌管《明报》、纵横一时不同，刘慈欣只是山西阳泉的一名小小工程师，在鼓捣电脑之余写科幻小说。但相同的或许是以小见大，在边缘写中心。金庸身处香江，此地虽然文化汇集，但又常被称作“文化沙漠”。金庸所写武侠小说虽属通俗文化，但谈的就是中国文化，影响波及内地及海外，凡有华人处即有金庸小说。金庸小说便成了中国文化的绝好教材。刘慈欣虽处偏僻之地（大多数人可能在中国地图上一下子指不出这个地方），也是工科男出身，但默默写科幻小说二十余年，也征服了中国内地，而且随着互联网文化的发展，成为了新科幻文学的标识性人物。而且，人们往往津津乐道于他在《三体》中提出的“黑暗森林法则”。阿西莫夫当年提出“机器人三定律”，成为之后科幻小说的基本准则。如今，“黑暗森林法则”成为刘慈欣所构造的宏大宇宙的基本法则。

边缘对应着中心，地球上几乎被遗忘的小角落对应着难以想象的无限宇宙，这正是世界的奇妙之处。

《三体》流行之后，有人用《西游记》来解读《三体》，实则是用《三体》来解读《西游记》。《西游记》的产生与流传已有千年，是中国自《山海经》以来的想象力，融合了印度、西域乃至欧洲的想象力而出现的“神品”，可说是千年以来中国人想象力的代表。而《三体》则是出现了现代物理和现代世界之后中国人想象力的产物，民国时期的《蜀山剑侠传》，大约可以看作是一个过渡物。

在《三体》中，出现了多维宇宙。还有高级文明消灭低级文明的“降维”方法。于是，《西游记》就有了“三体式”的读法。譬如，镇元子用袖子一下子装了取经队伍，黄眉童子用乾坤袋收了诸家仙人宝贝，……为什么可以呢？因为镇元子的袖子和黄眉童子的乾坤袋都是一

个宇宙，装一点点人和宝贝自然不在话下。而且，因为拥有一个小宇宙，也可以躲开如来的“降维”攻击。还有金翅大鹏鸟一翅膀可飞九万里，两扇就能超过孙悟空的十万八千里的筋斗云。大鹏鸟也能躲开如来的“降维”攻击。

之所以引用这种解读，并不是因为“宇宙”“降维”这些科幻概念可以拿来戏说《西游记》，而是因为，刘慈欣的《三体》给中国文化带来了新的想象力，或者新的质素，这些新事物一起融汇到中国文化里，使得中国文化呈现出新的变化。正所谓“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

■未来宇宙的“黑暗森林法则”

那么，作为《三体》世界的基本准则，也是刘慈欣所想象的未来宇宙的基本法则的“黑暗森林法则”，又是什么呢？在《三体》第二部里，是这样归纳的：

宇宙就是一座黑暗森林，每个文明都是带枪的猎人，像幽灵般潜行于林间，轻轻拔开挡路的树枝，竭力不让脚步发出一点儿声音，连呼吸都必须小心翼翼：他必须小心，因为林中到处都有与他一样潜行的猎人，如果他发现了别的生命，能做的只有一件事：开枪消灭之。在这片森林中，他人就是地狱，就是永恒的威胁，任何暴露自己存在的生命都将很快被消灭，这就是宇宙文明的图景……

在这一描述下，过去、现在和未来的宇宙，仿佛和洪荒时代的原始森林差不多。因此，宇宙政治学按照的依然是丛林法则。我们想必会立即回想起“弱肉强食，适者生存”的《天演论》，以及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广为流传的萨特的存在主义名言“他人即地狱”。据刘慈欣自述，这个法则，灵感来自于八十年代流行的一首歌谣“城市就是森林，每一个男人都是猎手，每一个女人都是陷阱”。换言之，“黑暗森林法则”虽是出自刘慈欣之笔，其实也是集体无意识的显现，百年以来中国所处的世界，以及形成的一般社会观念，成了刘慈欣所构建的宇宙观念的基础。或者说，如果刘慈欣的黑暗宇宙“降维”成一个小小的地球，我们是否能看清或去猜想《三体》里所指认的文明的原型。（如三体之于邻国，更高文明之于西方，等等）如果我们再乘坐时间机器“回到过去”，回到上古时代，甚至是西周西汉时代，在彼时人们的心目中，地球又何尝不是一个未知的“宇宙”。

评论家们多分析《三体》观念的中国因素，譬如认为“近乎是把《三国演义》式的政治思维，引入宇宙空间的政治博弈之中”（刘志荣语），这或许揭示了《三体》与中国叙事传统的关系，更重要的是谈



科幻小说《三体》系列

及《三体》里用以探寻未来世界的中国式的智慧术和洞察力。也许，《三体》之后，当人们在思考自身的未来时，在探讨宇宙的政治学时，就多了一种中国式智慧术的维度。

在《三体》里，引起人们赞叹的精彩情节多由此而来，譬如第二部里，“面壁人”与“破壁人”的设置，仿佛是传统小说中的“斗法”，“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同样，虽然小说中面壁人罗辑利用宇宙政治学的推理，赢得了暂时的胜利，使三体文明暂时不敢消灭地球文明。但是依然有“暗渡陈仓”，三体文明通过罗辑的继承者程心的“圣母心”，获得了致胜之机，地球面临毁灭。此后在章北海的反击下，三体文明和地球文明同归于尽。《三体》第二部的精彩，正是来自于中国传统“斗法”叙事。

■《三体》的隐喻与伦理困境

然而，《三体》里诸如此类的叙事，并非仅仅是好玩、有趣、紧张，其中所涉及的社会隐喻与伦理困境，也可以得到更为深入的讨论。

《三体》小说的起始，以及小说的背景，是中国的文革时期。由于第一部中的主人公叶文洁经历了文革的残酷，因而向遥远的三体文明发出了信号，并因此带来地球的灭绝。地球上的社会政治，成为地球文明和人类命运灭绝之因。这种联结，是《三体》获得重视的因素之一，较之一般科幻小说，更增加了社会维度。但是，这一写法，不仅仅是世界科幻中的一种中国元素，不仅仅是给欧美的读者带来异域风光和中国社会指南。更重要的是它隐藏于文本的批判性，也即人类的命运其实是起源于人类的政治，恶劣的政治有可能导致恶劣的命运。这一批判性，实在是不亚于奥威尔的《1984》和《动物农庄》式的寓言。

而且，《三体》展现了一个伦理困境。在《三体》中，作为地球的保卫者“面壁人”罗辑，运用“黑暗森林法则”的宇宙政治学，保护了地球文明；而他的继承者程心，由于心软和犹豫，导致地球文明的毁灭。但是，在最后的篇章里，刘慈欣又使程心成为美善的象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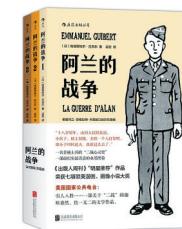
刘慈欣常常提一个莎士比亚式的问题：假如地球上只剩下了最后三个人：我、你、她。地球文明都承载在这三人身上。但是，为了生存必须吃掉其中一人。你是选择吃（延续文明）还是不吃（合乎人性）呢？

刘慈欣的选择是为了生存。但是，他为何又给《三体》添上一个光明的尾巴呢？这或许也可以说明在刘慈欣的观念里，至少可分为两个层面：现实的层面（生存）和理想的层面（人性）。在现实层面，中国式的智慧术大可以成功。然而，理想的社会、理想的政治又是什么？我们可以由此读出刘慈欣内心的困惑。这也是长存于人们心中的永远的伦理困境，即便是在遥远的未来的宇宙。

本届雨果奖评选的过程中，因“小狗门”事件（“悲伤小狗”和“愤怒小狗”两个右翼组织刷票）影响，一些作品退出或落选，刘慈欣也经历了二进二出，最终荣膺本届雨果奖的最佳长篇故事奖。这一过程实在是像《三体》世界里的众生相。如果沿着《三体》的逻辑，它们会引起一次宇宙灭绝吗？在未知的宇宙中，已有无数的宇宙在默默地灭亡，又默默再生。

新书推介

《阿兰的战争》



作者：[法] 埃曼努埃尔·吉贝尔
译者：孟蕊
出版：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时间：2015-8

年轻的法国漫画家与美国退伍老兵阿兰在街头偶遇，二人一见如故。漫画家耗时十四年，用水墨画出了这位老人的“二战”回忆三部曲——《阿兰的战争》不同于我们见惯的“二战”题材的故事，也不同于我们既定印象中的普通“漫画”：没有浪漫，也没有英雄；高度写实，却诗意盎然。

作者埃曼努埃尔·吉贝尔，1964年生于法国巴黎，在20世纪90年代“法国新漫画”运动中崛起，成为少有的既受广大读者欢迎，又得到专家、评委青睐的漫画家。

《国史探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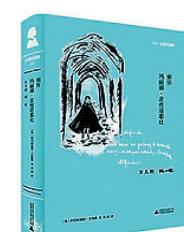


作者：杨联陞
出版：中信出版社
时间：2015-7

《国史探微》是知名史家杨联陞国史研究的文集，收其十四篇博综融会、洞悉精微的国史专论，依照论文性质，以类相从为序。从世界秩序、朝代兴替、地方政制到作息时间、国史上的女主、人质研究等等，兼收并蓄，文章着眼点皆为前人所未发，如帝制时代作息表，经济上的数据与量词等，皆探求精微，力求深入，可为治国史者提供新的视野、新的途径。

作者杨联陞（1914—1990），曾就读于清华大学经济系，后赴美，任教于哈佛大学。杨联陞从经济史入手，兼治文史，曾为赵元任先生助手，与胡适谈诗论学二十年，在人文学科和社会学科诸领域都做出了开创性的贡献。

《缅怀玛丽娜·茨维塔耶娃》



作者：(俄)阿里·阿德娜·艾伏隆
译者：谷羽
出版：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时间：2015-6

本书从童年日记写起，借助于丰富而深刻的印象，逐渐写到玛丽娜·茨维塔耶娃的个性和她的文学创作。阿里·阿德娜·艾伏隆观察敏锐，天生才华毋庸置疑，通过大量生动的生活细节再现了她母亲的形象——既是诗人，又是个普通的人，描写了革命时期她的生存状况以及迁居国外最初几年的生活经历。本书当中对茨维塔耶娃许多诗歌所作的解释，对许多诗行是如何诞生的描述，都是历史的见证，资料格外珍贵。

阿里·阿德娜的写作重心虽然放在母亲身上，但她本人在二十世纪中叶的悲惨遭遇也让我们体会到了在严酷时代下与文学相关的抗争。本书还包括了阿里·阿德娜跟帕斯捷尔纳克的来往书信（增补了2003年《旗》杂志刊登的二十九封）以及其他回忆文字。这批书信延续了此前茨维塔耶娃与帕斯捷尔纳克之间“抒情诗的呼吸”般的精神交流。书中另附有与母女俩相关插图百余幅。

阿里·阿德娜·艾伏隆（1912—1975）昵称阿莉娅，玛丽娜·茨维塔耶娃的大女儿。